

<<通灵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通灵者>>

13位ISBN编号：9787540231286

10位ISBN编号：7540231289

出版时间：2013-4

出版时间：唐朝晖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04出版)

作者：唐朝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通灵者>>

前言

什么是“通灵者”？

耿占春 翻开《通灵者》读上几页，不由得要问这个文本是什么，它是一部简约化的小说、独具一格的散文、还是圣琼佩斯那样像热带植物一样语言繁茂的诗篇？

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疑惑，就像罗兰·巴特晚年在法兰西学院最后的课程名为“小说的准备”那样令人迷惑，小说一词似乎是一个有意误用的概念，意味着一种文体的自由，一种起源上微不足道的话语，是每次写作都必须重新加以界定的话语形式。

唐朝晖的《通灵者》就像是这样一部“解体的小说”。

其中的《中国瓷》中这样叙述着：“亲人的遗物在那个时代化为乌有。

”似乎朝晖在通过“心灵的密码和暗语”，对一个充满遗物的生活世界进行钩沉式的叙述，但他的话语又是如此简洁，一节之下只有几行，有时仅有一句话——小镇的婚礼在一个特殊的建筑物里举行。

。接下来就再没有对小镇婚礼的描述，他诉诸一种富有经验的阅读，充分信任想象力，似乎读者就是那个“通灵者”。

事实上唐朝晖并没有把生活情境的连续性再现作为叙述目标，他对生活与记忆的回顾比民间故事的节奏跳动得更为迅速——七十年代，五岁。

从茅屋里出来，已是中年。

事情、青草，绿在脚边。

不可忘记的石头，希望坐下来。

父亲说，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似乎唐朝晖准备在《中国瓷》里为我们极简约地讲述“一部村庄史”，或以“心灵的密码”编织一部个人的成长史，然而他却又写道：“请习惯听故事的人走开，这里没有故事，只有生命的回音。

”有许多生活的碎片，充满偶然性的瞬间。

随着朝晖的描述，我们会渐渐地明白期待中的“小说”在深入“诗”的观念。

解体的小说几乎就是对诗的一种追寻：诗，如巴特所说，等于“在一个野蛮的世界中实践微妙”。

下雪的早晨，父母还在睡眠中，我的脚踏进雪里，踩碎一片片雪花，声音清晰，整个山和田地都在安静地与我说话，我知道自己还是拥有一点东西的人。

诗意味着一个人突然摆脱了不在场，将惯有的怀疑和确然的信念呈现在世界为之震颤的瞬间。

诗对世界的赞同来自于某个已成为秘密的瞬间。

这是另一种对生活世界的对抗：不是通过纯粹的否定，而是一种在话语中实践微妙的勇气。

对朝晖而言，诗意味着一次救赎文学叙述的机会。

朝晖写道：夜里的一滴水，一朵花，小镇醒来。

沿着她微微的呼吸声，走进她的掌心 and 指尖桥。

这是世界充满魔魅的时刻。

有着“掌心和指尖桥”的小镇或许仅仅存在于语言的微观风景中。

这里首先是对语言的爱，朝晖说：“一个词语拯救一个时代。

”诗是在微末的生活意义受到偶然昭示和流变的威胁时刻的一种“拯救”行为。

在意义的生灭之间，在生命的死生之际。

诗是对流变中的意义涌流现象的一种微妙的瞬间封存。

一种打开式的封存，将之封存在一个同样脆弱的话语瞬间。

《通灵者》中有许多这样的瞬间在闪烁——没人，沙子和风。

细细的沙子。

《通灵者》的叙述并不只指向一个地点，村庄是叙述话语的辐射中心，是回忆性话语的一个聚焦点。

“他握着铁路，走向远方。

”在村庄的另一端是城市，是他的现在。

<<通灵者>>

在村庄与城市之间是他的漫游，也是他的回忆性空间。

“多少个我，站在过去的路上，等我转身狠狠地一抱！”

——不同的地方，通过墓碑，从视线消失。

文字缓慢攀爬如建筑物，从退隐的迷雾中渐显 出动人之处，落在纸上，拨动惊恐的弦丝，担心声音因尘世的瘴气而窒息。

愿意待在梦境的早晨，阳光照进来。

那些帮助过我尤其是我有所亏欠的人。

晚上，南京炼钢厂金黄的钢水扑向十余位工友……我希望继续留在工厂，避开那扑向我的钢水。

这些景象指向朝晖写作的时刻，他身边的世界：现在。

回忆并不是“通灵者”的全部话语，回忆向现在聚焦，朝晖说：“用极端的词和内在的力来写句子。”

是的，他还用记忆的力量书写现在。

罗兰·巴特在“小说的准备”里确认的话语特性是“谨慎，特殊，偶然，适时，分离，瞬间……”这些微妙的特性更深刻地属于诗。

《通灵者》的叙述在村庄与城市、记忆与现时之间展开。

他从现在这一特殊的时刻谨慎地吸纳偶然发生的经验，完成生活意义的聚集。

昨天有一位二十五岁的女性从这窗户里爬进天空。

每个人都在一片树叶上发言，手势刻在树上。

云，砸下来。

唐朝晖并没有沿着一种时间性的或线性逻辑进行叙述，《通灵者》是解体的小说，是诗歌，也是散文，或者也是散文诗。

卡尔维诺说过现代小说的理想形式应该是自传式的、碎片的和短小的。

对于《通灵者》来说，首先是确认一个自传经验的叙述人，以便讲述他所能感知与想象的一切，以便他能够由此确立诗歌的话语：每一种事件、每一种感知都是一种特殊的修辞行为。

《通灵者》的修辞方式使之能够转换任何微末的事物：一种模糊的记忆，一种意义的残余物，一种耗散性现实的剩余，一种分解之中的沉淀，一些织物的碎片。

这就是“修辞以立诚”的含义，即话语在偶然、流动、片刻的机遇中探索着意义的隐微形式，而不是使叙事话语抽象化、概念化和整体化——醒来。

生活浮出地平线。

站在镜子前。

麦芒铺天盖地，期待阳光，等待 雨水，和雪花的冰晶。

速度，平稳靠港。

城市伸出硬质的手，抓住我的心。

疼得平静。

心在哪里？

我找不到疼的位置。

“通灵者”拥有的不是神秘的超验能力，只是通向敏感与痛苦的各种经验方式。

连他的解脱方式也是彻底经验化的——旅行，陌生躲在路上。

旅行，活着走向死亡之地。

旅行，才可以救赎。

旅行确实是“通灵者”提供的救赎方式之一。

他说：“我在自行车上，熟悉一个个城市。”

然而旅行不是为了熟悉，而是为着摆脱“熟悉”。

他知道：“我的肤浅超出想象：几百本、上千本书的一知半解！

十个、百个地方的走马观花！

在《你的神迹》里，叙述者对另一个人祝福般地说：“独自远游的只是你的身体，一切没有改变，始终站在你的身后，如诸神的呼吸。

<<通灵者>>

” 似乎朝晖没有指望自己再次写出一部小说来。
或许他理解的现代写作自身就是变形或解体的小说。
不再营造其结构。

放弃了人为操纵叙事。

这是多重的话语形式，是严格的自传意义上的写作，又要求运用一切诗歌与思想可能性的话语——这么多人，都一一走进了黑暗的队列中，我又有何恐惧？

黑暗，我站在这里看到的颜色。

在寂静的人群中寻找远征的诗人，寻找安静的智者，与他们对坐。

朝晖的《通灵者》似乎更接近《看，这个人》或纪德的《地上的粮食》这样的文本，《通灵者》是一种个人纪事，也是“祖国纪事”，又是一种立足于诗歌修辞的话语。

他或许接近巴特“小说的准备”里的概念：“小说应该渐渐地被理解为绝对的小说，浪漫派的小说，变化的小说，写作意向的小说；换句话说，被理解为整个作品。”

” 在《通灵者》中，最接近小说的是《你的神迹》，朝晖在《你的神迹》转换了叙述的人称，转换成以第二人称作为对象的叙事——你没有兄弟姐妹，你一个人来挑战世界的晦暗。

母亲漂亮得让你欣慰。

父亲配不上母亲的优雅。

父亲的血液来自于底层的命运，你没有说你爱 你父亲，你没有说恨。

你与母亲站在一起。

母亲飘在空气的房子里，一身病痛。

但朝晖不是要写一部已知意义上的小说，只有“通灵者”才能把这些令人感到屈辱的经验或成长史书写为《你的神迹》。

她探索着命运之谜：“你知道一个人一次次的叩问构成了——‘命’：一个谜一样的一个词。”

” 她探寻着时间之谜：“听一首歌是不会老的，老的是时间的那层壳。”

” 在此意义上，《通灵者》的写作者知道自己是一个相似于小说的叙事人，一个不断变化身份的代言人，一个寻求着表达多重事物和多重存在状况的多重声音。

以探索是否存在以个人内心的秩序或个人的话语秩序回应广阔、庞杂、混沌现实的可能性。

或许应该这样来理解《通灵者》的写作：“必须被认为好像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说话那样。”

” 而实际上，在这些叙述话语中说话的是一个非我，即一个“通灵者”，这是一个纯粹思想性的角色，是一个从事纯粹修辞活动的人，它为着思想和诗歌的存在而言说——分裂成两个人，面对两个人

。

分裂成三个人，面对三个人。

分裂成十个人，面对一个人。

这个人是幸福的。

“通灵者”是这样一个人，他为着修辞的意义及其修辞的愉悦而言说，即使实际上隐藏着对日常之我的损害，他也不愿意停止这种言说的可能性。

必须意识到一个以诗学方式言说的人是另一个人，而非一个纯粹心理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否则，一个言说者的命运要么通向一座古老的文字狱，要么通向一种不合时宜的主体性的傲慢。

或许，在《通灵者》中，朝晖在一点点地分裂成愈来愈多个人，却一直在面对他自身。

为此，他使用着多种文体与多重修辞方式。

朝晖所使用的文体与话语方式，还是在“小说的准备”里罗兰·巴特说过的那样：“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几乎是小说吧。”

” 他同时亦毫无矛盾地宣称：“本质的散文乃是诗。”

” 现在，需要把已经零散地表达的意思再次写出：《通灵者》是……散文 = 传记 = 小说 = 社会精神分析 = ……诗。

朝晖的写作建立了这个连续的迷人的等式。

而阅读就像是试探性地回答——尽管不可能——这个等式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通灵者>>

<<通灵者>>

内容概要

《通灵者》是一部简约化的小说、一部“解体的小说”，也是一部独具一格的散文。

在《中国瓷》里为我们极简约地以“心灵的密码”编织一部个人的成长史，有许多生活的碎片，充满偶然性的瞬间。

我们会渐渐地明白期待中“小说”的深入，这是世界充满魔魅的时刻。
有着“掌心和指尖桥”的小镇或许仅仅存在于语言的微观风景中。

《通灵者》的叙述并不只指向一个地点，是回忆性话语的一个聚焦点。
一种模糊的记忆，一种意义的残余物，一种耗散性现实的剩余，一种分解之中的沉淀，一些织物的碎片。

“通灵者”拥有的不是神秘的超验能力，只是通向敏感与痛苦的各种经验方式。
连他的解脱方式也是彻底经验化的。

旅行确实是“通灵者”提供的救赎方式之一，是一种个人纪事，也是“祖国纪事”，又是一种立足于诗歌修辞的话语。

但作者不是要写一部已知意义上的小说，只有“通灵者”才能把这些令感到屈辱的经验或成长史书写为“你的神迹”。

她探索着命运之谜：“你知道一个人一次次的叩问构成了——‘命’：一个谜一样的一个词。

”她探寻着时间之谜：“听一首歌是不会老的，老的是时间的那层壳。

”

<<通灵者>>

作者简介

唐朝晖，1971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原《青年文学》杂志主编，湖南湘乡，现居北京。

长篇散文《我在石灰窑的青春年华》上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冰心散文集获奖者、图书入围鲁迅文学奖候选作品。

出版有个人作品集《一个人的工厂》、《梦语者》、《勾引与抗拒》、《心灵物语》等图书。

<<通灵者>>

书籍目录

序中国瓷你的神迹晚安寻找，不只为生命第一乐章说呼伦贝尔西部 西部与F说话我的母亲增噶唐尘光
绿色的花猫生命的纷驰锈等我回家的孩子 “ 青年原创书系 ” 后记

<<通灵者>>

章节摘录

诸神的队伍云雾般散尽。

天使的影子斜斜地躺在雷雨的水雾里：道路没有了，房子没有了，生活没有了，圣湖没有了，影子累了。

面对自己的身体和衣躺下，诡异的神意滑出恍惚的边缘，线条浅浅地浮出水面，又被如注的雨水噼噼啪啪地淹没。

不要有任何动静，千年就会过去。

感谢你的耳鬓厮磨，凌晨回家的人，夜晚的客厅里已有人清扫干净，等待诸神光临。

房间里光线黑暗，每天有一首诗歌等你回家。

时间从回廊的这头走到那头，一晃就是一百年。

诸神没有回来。

你出发了，向着群山起伏的方向，这是千百次寻找中的第七十二回。

山堙灭在黑色中。

可以找回过去的那面镜子，那里有一个你，始终在等你弯腰致敬，双手捧起……但，黑暗已不是过去的黑暗，里面已混浊不堪，里面已麻木不仁，里面的船已熟练地使用着见风使舵的技艺。

你见到的不是过去的那种黑暗，这是你所不知的。

寄希望于黑暗来收割一切，醒来的阳光与阵阵厮杀声，一次次的跌倒，是拼杀时空气的震颤。

受伤脚，丧失了给翅膀助跑的能力。

身体与神意的格斗，从石头、长剑，到对面的影子举起手枪，扣动扳机，身体倒地，神意的喜悦与死的诱惑，始终与生命同在。

注定了的事物，是你所不可改变的。

你迟早会唤回神意，与物质之重共同承担生活之重。

神意与物欲两者或者原本就是分离的个体。

雷雨之前天空的浅白，一年只有一次。

影子睡在水里，沉在雾气中——你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你不出所料地采取了行动，你归类了，归类于你们的范畴。

神性消失在归类的物体里，只听见文字，只看到声音，只闻到具体的形状，只触摸到身体的味道。

你在你们的群体里消失，你把自己和影子都归在你们的圆圈里：玩物、终结和肮脏的交易。

在方格之内苟延残喘地支持眼睛离开视线。

刺杀的利剑在自己的影子里血流成河，山河破碎的身体、黑暗中的舞者，独舞、自吟、放歌于窄窄的身体。

受到伤害的身体回到失神的大地，你理解天使的巨痛，但忍受不了所受的巨大伤痛。

失神意味着神意的丧失、诸神的永远离去，意味着回家的艰难。

物与意的不可同在性，是你暂时对自己和天使的唯一解释。

静静地躺在自己的身体里养伤，等待下一次的伤害。

天使的翅膀扑闪在你的每一分钟里。

你来了，植物复活。

大地高举高贵的花朵。

它们的私语，喜欢你的聆听。

蹲下来，细致的声音，在土地深处流动。

脚步终于挣脱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十字架，铁链在身上掉落，猫的灵魂理解你的疼痛。

犹豫的手，给植物一颗流血的心脏。

你一直蹲在植物的梦里，一直在，从昨天到老。

缓缓行进，阳光失明。

声音停在你的身边，山谷荡漾着悲壮的抒情，树木稀疏，人群一点点地移动，为一个不可预知的明天。

<<通灵者>>

一路下坡，四十公里，出现多处刹车失灵的坡道，冲上去，意味着救赎还是毁灭？

人人都有冲上去的欲望，听那些撞击沙袋，车轮陷进沙石的声音。

没有情况，一切似乎都行在安全线以内。

湿漉漉的鱼在岸上听着你的眼泪，错开的小花，微微地垂下眼帘，它们不允许你的离去，不允许你把生活糟践在富足的大山里，不允许你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无聊的祭品呈现在无情的阳光里。

那么多错觉，你竟然不能发现，而是一次次把刀子扎进自己的心脏。

陈年烂谷子的事终究成淤泥，阵阵腐臭从土里散发出来，那些玛瑙、金属轻易地抗拒着时间的侵蚀。

你的外祖母、你的太爷爷、你的奶奶和外婆，都在影响着你血液的流动，你的每一个选择，让阳光生疼地扎进你的骨髓里。

你的伍尔夫、波伏娃、阿赫玛托娃、茨维塔伊娃哪里去了？

葬礼曲、灵柩车的错觉，来自于一辆雪域里来的挂车。

你笑了，醒在阳光的影子里。

希望你把黑暗越写越黑，把暗越写越亮。

希望你半生的眼泪是大无畏的世界，挂在太阳的山上。

你站在浮出水面的湖底。

蓝色的云掩饰着湖面的细腻，你们鱼儿般幸福地游动不多的时间，眼泪汇满了山石的塌方之处，湖底只有一条前世的河路，你们穿过去，穿过来，泥石流会再来一次苦痛的掩埋？

时间停在了那里。

你尝试着从灵山的山顶消失，大雨冲断了河流。

大雾迷惑了你的选择，大风扫平了山顶所有高于石头的植物。

你的手抖动着，摇摇欲坠。

与山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坐在帘子外面，看着你的影子从这一堵墙移到另外一堵墙。

身体上的植物舒展自发，沿水的呼吸，悄悄地在你的窗前尝试着：滴水成河。

——清澈的水声为你诵读一首首黄昏的歌，那么多天籁妙音来到你身边。

你听见了，但如此隐约，以致以为是阵阵错觉。

污浊的会议室里话筒的精灵已经没有兴趣扮演任何一张嘴脸去逗人发笑，已经离开，只有机器的程序规则复制着枯寂，还是让略带伤痛的情绪，去读远方的诗，美丽繁杂的意象引着你不断地深入一个高贵的灵魂，这不是祝福，是神的旨意。

玻璃杯盛满烛光，一字排上去，风戏弄着灯花，光斑成团成团地落在古老的石阶上，有些年头了，纯粹的中国道观：弧形的岩石门洞，窄小而急遽的台阶高度，在都市的胡同里终究容身坐下来，一坐就是五百年，如一位年老的禅者，细微的呼吸悠长如身边的胡同小巷。

老者眼帘微垂而示：前面的院子，还有身边这些低低的四合院，融为一体，有微微伸向街道的手臂，有垂落的肩膀，有利益于身体的放松，道观为丹田所在。

坐在道观里，一直在说话，树叶堆满了窗台，阳光的影子掉落在几个世纪以前：——为何如此熟悉，你是第一次来？

——因为你们从未离开……纵容自己的情绪啃食天空最低处那些最艳丽的花草。

你说，疲倦正从经历的腐水里蔓延出身体。

落到无和有那极其短暂的瞬间，看着你随洱海中的水草飘向苍山的方向，水柔和地沉进湖底，山的海拔让前世的灵怪再次唤醒你头里的疼痛。

请求你如千年前那般，天庭和祥，鹤飞音扬。

如此地沉醉迷幻，老天会认不出你，灵肉的分离，你将是无人领取的人，你回不去了。

你不是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蛛丝马迹吗？

荆棘杂草顺气血的脉络布满心脏的田地。

很多年，也许是一千零一年，你爬上灵山。

那些高大的马，突然出现在雨雾的深处，一大群，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闭上眼睛倾听树林山石的声音，它们奔跑的动作悠扬大美，飞扬起的石子声音溅在花草上，惊醒你失神的灵魂——骏马集体站立：一动不动地站成你汹涌的雕像。

<<通灵者>>

雨雾急急地穿过马群，一层之后，又来一层，凝聚的寒冷落在你心灵的野花里，你呢喃出：花零雾散

。

你站在马群里，早先的惊惶失措与马群一起立于雨中，一条路伸向山顶的空茫。

请你继续与这些马群在一起，它们是天堂里走失的希望，其中有一匹你家中的白马。

它们的站立是等待你的到来和大醒。

马群站在这里。

<<通灵者>>

后记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自2008年4月起实施“出版原创推新工程”，推出并启动了“青年写作爱好者作品征集出版”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全国各地青年写作爱好者的作品纷至沓来。

我们组织专家委员会和出版单位反复审读、严格把关，遴选出优秀作品，以“青年原创书系”的形式陆续扶持出版。

组织实施“出版原创推新工程”是政府行政部门推出的一种出版创新模式，目的在于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中的主体作用，推动新闻出版业又好又快发展。

人民群众不仅是出版成果的消费者，更是出版业的开拓者、建设者和实践者。

青年人激情飞扬、勇于开拓、熟悉生活、热爱生活，是出版业的未来和希望。

当前，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管理体制机制和出版业向市场转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图书出版存在原创活力不足，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重复出版、跟风出版现象突出，原创民族文化特色和时代特色不鲜明，原创作品和人才低迷等问题，我们希望通过深入持久地实施这项工程，为青年写作爱好者搭建展示才华的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实现理想与梦想的广阔渠道与空间，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着力发掘培植一批有潜质的写作新人，为出版业持续繁荣发展培育新生力量，丰富出版资源。

为深入推进“出版原创推新工程”，进一步拓展作品征集范围和形式，提升征集作品质量和数量，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与盛大文学有限公司于2009年2月正式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致力于青年原创作品的发掘与出版。

从此，凡发表在起点中文网出版频道的原创作品，均将参与“出版原创推新工程”，由盛大文学公司评选后进入“出版原创推新工程”的遴选程序。

此举，为广大青年原创作者施展才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畅通的渠道。

“青年原创书系”推出的这些作品，一方面显示出了青年作者们不凡的创作潜质；另一方面也因为其“新”，所以在艺术创作上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但是，我们相信，有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有青年写作爱好者坚持不懈的努力，“青年原创书系”一定会推出更多更好的优秀原创作品，“出版原创推新工程”也一定会朝着“推出新人、打造精品、引领导向、繁荣出版”的目标迈进！

<<通灵者>>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近读唐朝晖作品，我想到屠格涅夫的《爱之路》。

我不是说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某种直接的联系，我是说，在人类思想史上，但凡倾注了苦乐心智的著述，都会使我们的内心充盈感动。

唐朝晖在确立魂魄的另一面，是更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这绝非怀疑，而是气象万千变化莫测。

在意境氤氲的深处，唐朝晖的形象似乎更接近一位手摇蒲扇的道家，他洞悉神秘，但不明说，这就是结构的高妙。

在劳作的父亲的身旁，他复活了童年。

在此处，回溯的美丽与真实就像植物的叶子或穗子，在风中摇曳。

——舒洁（《中国图书商报》《中国作家网》发表推荐）死亡意识的凸显带来的是对生命的疼痛感的加强，作家以诸多篇什对此进行了呈现。

而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内在战争”，使得唐朝晖的写作中充满了撕裂、破碎、坍塌的意象与语言。

比如“血”这个生死一体的意象，多次重复。

美和宁静似乎不是他的主要追求，更多呈现的是生命过程中筋肉虬张的搏求者的姿态，所以，他的作品不轻松，不从容。

他注重的是真实，而真实有可能是人所无法负担的。

人类的大多数事务，是对真实的遗忘和遮盖，包括文字这种创造性的行为。

他似乎始终在考究事物的因果，试图获得一个全局性的观点，甚至一个宇宙性的视点，看见存在的整体。

实际上这种努力虽则勇毅，却是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所无法达到的。

但我们依然赞赏这种勇气，因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也许全系于此。

——马永波（《凤凰网》《商务书店》推荐发表）

<<通灵者>>

编辑推荐

《通灵者》编辑推荐：像现在的许多人一样，作者生于乡村，却又长期生活于城市，于是，就有了对城市的疏离和观察以及梦中的返乡，作者的故乡（或是其心灵的故乡），在历经15年的分别后，他回来了。

身体向前，记忆向后，但这一次，身体似乎也是向后的。作者在这种交叉中，一面迎接新的感受，一面又试图回到曾经有过的自身。

唐朝晖对写作语言有一种天生的强力性的把握，从他的散文中读到了诗意，从诗意中读到了故事和情节，这得益于他对新语言的运用。

我想唐朝晖就是这样的一位语言冒险家。

对此，唐朝晖给我的秘密是：通过通灵的文字可以让我们进入一个意料之外的世界，而不是我们事先规划的世界。

<<通灵者>>

名人推荐

近读唐朝晖作品，我想到屠格涅夫的《爱之路》。

我不是说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某种直接的联系，我是说，在人类思想史上，但凡倾注了苦乐心智的著述，都会使我们的内心充盈感动。

唐朝晖在确立魂魄的另一面，是更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这绝非怀疑，而是气象万千变化莫测。

在意境氤氲的深处，唐朝晖的形象似乎更接近一位手摇蒲扇的道家，他洞悉神秘，但不明说，这就是结构的高妙。

在劳作的父亲的身旁，他复活了童年。

在此处，回溯的美丽与真实就像植物的叶子或穗子，在风中摇曳。

——舒洁（《中国图书商报》《中国作家网》发表推荐）死亡意识的凸显带来的是对生命的疼痛感的加强，作家以诸多篇什对此进行了呈现。

而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内在战争”，使得唐朝晖的写作中充满了撕裂、破碎、坍塌的意象与语言。

比如“血”这个生死一体的意象，多次重复。

美和宁静似乎不是他的主要追求，更多呈现的是生命过程中筋肉虬张的搏求者的姿态，所以，他的作品不轻松，不从容。

他注重的是真实，而真实有可能是人所无法负担的。

人类的大多数事务，是对真实的遗忘和遮盖，包括文字这种创造性的行为。

他似乎始终在考究事物的因果，试图获得一个全局性的观点，甚至一个宇宙性的视点，看见存在的整体。

实际上这种努力虽则勇毅，却是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所无法达到的。

但我们依然赞赏这种勇气，因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也许全系于此。

——马永波（《凤凰网》《商务书店》推荐发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